

慈悲的性别重构：观音菩萨女性化及其崇拜现象的文化逻辑

秦臻宇* 赵梓君

(珠海科技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40)

摘要：父权制作为中国传统性别体系中的一种显性特征而存在，往往会掩盖体系内部的其他维度。宗教信仰实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性别体系的新视角。观音的性别转变与女神崇拜现象，可被视为挑战传统性别叙事的切入点。本文以宗教学与性别研究为基础，系统考察了观音从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转变演变轨迹。通过分析文献史料、造像艺术及民间故事等材料，揭示了观音性别重构背后的诸多因素。同时尝试为理解中华文化中性别符号的建构，以及在宗教与社会性别互动中的信仰实践，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视角。

关键词：观音女性化；女神崇拜；宗教本土化；性别符号

一、引言

在中国神佛体系中，观音菩萨是呈现双性同体特征的宗教神祇。观音（观世音）代表了大慈大悲的无上力量的菩萨Avalokiteśvara（阿婆卢吉低舍婆罗），他/她的名号汉译为遍观世间声音，简称观音或者观世音，是中华文化中的著名神祇。这个慈悲女神在佛教世界信徒众多，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她的信众遍及亚洲，甚至在日韩等地区仍沿用观音去称呼此菩萨。^①观音信仰随佛教从印度东渐而来，通过文化传播的转译其神格与信仰在跨文化的对话中完成独特转化。观音形象的转变是观音中国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初唐之时，观音的艺术形象开始出现女性化趋势，这一特征在晚唐尤为明显，宋元时期观音的女性形象成为主流。

观音菩萨的性别重构是观音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观音性别之变的原因、时间、意义等问题上长久以来都引来许多学者的兴趣，其中不少经典之论是从宗教学和艺术学角度进行解读，这些所关注的材料多为佛教典籍、灵验故事、艺术造像等，因此这些论述尚有拓展思考的可能。

观音菩萨性别转变的研究与女性主义兴起密不可分。亚洲移民在二战后给西方带来新的文化，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开始接触到佛教，并对观音广泛地神力和形象产生兴趣。一方面是观音广泛存在于佛教典籍，另一方面就是女性主义学家对女神研究的深入挖掘。他们将视角放在了女神这一宏大的概念之下，无论是基督教、印度教、亦或是佛教。^②其次观音的性别之变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在一些地区观音仍是作为男性神祇来供奉，在敦煌现存的壁画中也能清楚地找到观音早期为男性的证据。^③观音的神格形象是现实世界人类的情感反映，

作者简介：秦臻宇（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

赵梓君（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通讯作者：秦臻宇

^①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1页。

^②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2页。

^③ 于君方：《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上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11页。

也是宗教本土化的表现，性别之变就当情当时而言较为复杂，此中真意并非一两学科所指，因为宗教艺术形象的表达不是为了还原真实，而是为现实服务。

在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中，父权制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事实，但如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单向度的权利结构，会陷入本质主义认知结构的困境，所以这种情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华文化中性别关系的全部内涵。文化性别作为社会建构的复合系统，其内涵不仅体现在上层建筑中，也根植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的神话结构主义理论表明，宗教叙事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编码，往往承载着特定文明对宇宙秩序与人性本质的终极想象。慈悲女神观音的神格变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化性别的新窗口。自元明以降，理学作为儒家的重要学说成为我国占据主要地位的意识形态。男权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宋代出现的大量的女性观音形象，也在说明女神崇拜的“小传统”仍在男权社会中广泛地影响着社会。这种信仰层面的性别赋权机制，暗示女性在传统的性别框架中还存在着超越制度性的协商空间，不能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性别体系理解为男性的绝对权威和女性的绝对卑微。^④本文通过对观音性别变化的分析，试图分析出性别之变背后的女性崇拜现象及其文化逻辑。

二、观音性别变化的过程

在以往的观音研究中，多有涉及观音性别之变，主流观点认为观音在唐代已经完成性别转换。如于君方所指出的：“观音在东晋以迄北周的造像上，虽有多种面貌（如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但仍以男性为主。大乘佛学认为男女只是色相，而观音本为无相、超时空的菩萨，但是这些手执柳枝和净瓶的观音仍经常被塑造成英俊王子的形象。到了唐代，观音却完全变成了女性。不论是在神迹故事、俗文学，或在进香歌与通俗画当中，观音的女性化和本土化的情形同时出现。”本小节将通过综合分析不同时期的造像、绘画和文献资料，揭示观音形象由男女共存到女性为主转变的过程。一方面观音性变的过程蕴含着背后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另一方面根据现存的资料和文献不难发现观音造像和文献资料记录中的变化并非同步的，所以讨论变化过程要比追溯变化时间对本文更加有益。

从典籍到艺术形象，观音在隋唐之初多为男性。隋末唐初的佛教典籍多将观音塑造成男性的形象，无论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善男子的描述，还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勇猛丈夫，还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佛陀称为善男子的观音。^⑤即使在观音显灵济世之时，也是化身僧人出现。如唐代《冥报记》中监察御史卢文励患病后，观音化身沙门前来救治。这些灵验故事和典籍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观音在公众心中的男性形象。

虽然男性形象为主流，但此时艺术表现中的男女形象已有重叠，观音的艺术形象已经出现了女性的特征。陕西慈善寺石窟的胁侍观音像头束高髻，体态呈现出女性化的特点，但平坦的胸部又在强调其男性的本质，呈现出此时观音性别的模糊与矛盾的过渡状态。^⑥此种女性形象萌芽也出现在敦煌石窟的初唐观音画上，从220窟的绀青长发、罗裙透体，到57窟面容秀雅，姿态婀娜。但同一时期的45窟观音像保留胡须，男女共像，展现此时观音的性别共存的复杂状态。这种矛盾也与观音在显身普渡时根据实际进行幻化的特性有关。《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观音菩萨有“三十三”身相，面对女性危难可幻化女性，所以这一时期的观音艺术形象有着男女共存，性别模糊的矛盾状态。

盛唐及宋的观音女性化逐渐成为主流。灵验故事、笔记小说此类文献越来越多地出现观音化身女性的记载。因慈悲大德被时人誉为观音的慈和比丘尼，其墓志提到的水月二字，为水月观音的创造提供了蓝本。焦杰指出，宋元以后的观音形象都是在唐代水月观音的基础上

④ 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19页。

⑤ 焦杰：《性别之变：唐代中地区观音女性化过程的考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3页。

⑥ 焦杰：《性别之变：唐代中地区观音女性化过程的考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3页。

进行的创作。^⑦水月观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观音幻化女性传法的记录增多，虽有婚姻情景，但仍保持贞洁，说明在世俗伦理中，观音的女性形象逐渐定型，但未脱离伦理社会的道德规范，表现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为统治服务的潜在适应性特征。从造像而言，此时的观音女性化特征日趋明显，龙门石窟浅溪寺的观音胸部微隆，端庄文雅。陕西千阳的唐代窖藏鎏金观音像，女性特征更为突出，尽显女性之美。

观音的艺术形象经历了从男性为主到男女共存再到女性为主的复杂渐进的历史演变，不仅体现了观音艺术风格之变，也揭示了佛教在发展中为社会服务的调节能力和为自身发展的适应能力。观音菩萨女性化现象的背后既是政治需求，又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需求，也是社会观念多方因素推波助澜的结果。

三、观音女性化的历史必然性

在对观音性别变化的讨论中，不少研究者尝试从造像的外形入手，此举虽有据可循，但仅仅依靠艺术形象却有失偏颇。本部分将先从观音作为神祇功能入手，为观音性别变化的原因作为补充。

宗教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长期并持续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其非理性和超现实性一直与人类社会的多个方面产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社会变迁中会不断动态演变，但宗教的核心——信仰——神格不会消失。技术进步能够削弱神格的力量，但神的魅力一直保持着对信众的强大吸引力。缪勒指出，“一切宗教的基本要素之一就是承认有神灵的存在。”^⑧观音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神祇，在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众神之中，颂名救难，赐福送子的神力也为吸引众多信徒提供了帮助，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佛祖本身。观音的梵文名称Avalokiteśvara，音译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通常被认为是阳性词语，但尾音长读就变成了女性词语，所以有人指出：“阿缚卢枳低湿伐罗表面上是男性神，骨子里却是女性神。”这种超越性别的混淆神性，在创造形象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性别选择，但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中，女神具有男神截然不同的神性，观音的诸多灵力被认为是本应属于女神的功能，所以受观音神性影响，信众在性别选择中逐渐向女神倾斜。这就是为何佛教在观音性别共存的现实中会选择女性形象。观音并没有因性别转换为女神之后而降低神格，反而成为佛教中香火最旺的神祇。广泛的观音崇拜也从侧面表明信众对于女神崇拜有广泛的存在。

四、性别之变的三个成因

（一）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双向选择

为了迎合中国独特社会文化和信众的心理需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不断进行着本土化与世俗化的动态演变。观音作为救苦救难的慈悲化身，女性化的调整正符合传统文化中对于慈悲、贤良这种美德的性别定义，以及公众对于出现贴近普罗大众，便捷的拯救民间疾苦的宗教形象的迫切需要。观音的女神形象和颂其名就能被救助的方式，不但易于被民众接受与信仰，更能增强佛教整体在中国的影响力。

（二）社会性别意识的变革

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快速的经济环境，让女性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社会地位有所变化。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审美标准、价值观念、消费能力，以及宗教和社会对于女性特质与信仰香火的认可和需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观音女神形象的塑造。女神观音既能增强宗教领域中女性信众对于相同性别形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能满足女性信众对于女性神灵力量的肯定，以及对于自身未来生命彼岸归宿的信心，表明宗教在演变中

^⑦ 焦杰：《性别之变：唐代中地区观音女性化过程的考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5年，第2页。
^⑧ [英]麦克斯·缪勒著，金泽译：《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与社会性别意识的互动和融合。

（三）政治因素的推动

古正美先生认为：“若没有武则天在造像史上的突破，在造像上还是不能出现女观音的。”这个观点显然是有依据的。现存的多种文物材料证明观音女性化在武则天时期达到高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她的统治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为了摆脱李唐政策巩固其统治地位，以及宣扬女性地位和权威，武则天的崇佛运动对观音形象女性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佛教界也顺势而为，通过加强与世俗权威的响应，吸引女性信众参与佛教活动，记录塑造各种符合时势的观音女性形象，进一步促进观音女性化的进程。卢舍那大佛之后出现的艺术形象都越来越多地摆脱异域风格，与中土慈祥女性画上等号。

五、观音女神崇拜的文化逻辑

（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挑战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对于女性的伦理标准。任何生产关系都要在这套伦理规范中运行，观音虽为超人性神灵，也不能独立于当时社会女性的道德之外。观音的慈悲济世传法事迹以及女性信众的崇拜行为，其中蕴藏着女性独立的成分，这些仍能从一些信息中窥见一二。

观音的信仰和崇拜在农业社会的广泛传播，拥有大量的女性信众，在男耕女织的传统文化中女性更多的是担负着内闱之责，但在必要与闲暇时她们活跃于佛教典礼，或请奉观音于家宅为家庭或者个人祈福。女性被赋予“慈爱包容”等道德标签，而观音大慈大悲的品格恰好与这种文化期待形成共振。在生活中她们独立承担了大部分的仪式活动建立与观音菩萨的情感联系。这正与李亦园先生所言相对应：“大传统士绅阶层的祖先崇拜仪式着重于‘宗祠的崇拜’，而小传统一般民众则关心于‘厅堂的崇拜’，因此，前者是男人的责任，而后者则大多由妇女承担。”因此，女性信众对于女性化的观音形象保持情感寄托的同时也已经迈出独立萌芽的一步。

（二）观音崇拜的两个特点

观音作为备受推崇的女神，从佛教西方三圣最终成为世俗化的单独供奉独立主神，其信仰与崇拜表现了中国女神神格独立的显著特点。为了方便理解中国女神的独立性，我们不妨从基督的圣母崇拜上进行观察。女神崇拜源于人类共生的心理需求，早于宗教传统。基督教曾尝试用圣母玛丽取代各地的女神，但是此举遭到了神学家的激烈反对，反对派聂斯托里乌斯将圣母称之为 Christotokos（意为基督的生育者），表明圣母玛丽仅是生育基督性的角色。虽然圣母最终成为基督世界的唯一女神，但从这一辩论不难发现，圣母完全是因为生育圣子而被推上神坛，并没有独立的神格。而她的神功终极目的也是劝诫信徒信仰天主。^⑨反观观音，她的神功造就了她神格的独立，信众崇拜是因其神功而不是为了信仰更高一级的权威。所以独立性是中国女神崇拜的一大特性。

此外，观音女神崇拜也伴随着明确的功利性。观音带给信众的不仅是心灵的解脱，而是相信信仰能带来的拯救。信奉观音女神既不要皈依佛门，也不需要参透佛法奥义，而是坦白地用虔诚和香火换取神功的庇佑。这种现象其实不单呈现在观音崇拜现象上，也应用于大部分的求神朝拜情景，所以不少国人不加区别地见神就拜。

六、余论

原始佛教对偶像崇拜持排斥态度，这与观音信仰在世俗化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⑨ 施传刚：《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22页。

形成了矛盾。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也揭示了中华文化语境下性别符号的建构逻辑。不难发现，中国女性神祇的信仰实践通常呈现出“神格与性别”的立体关系，这种关系更便于和民众建立情感联结。此外，女性神祇所拥有的神力，如送子、疗愈、护佑等，这与女性身份的象征性关联，也更易被大众认可和接纳。正是如此，使得观音得以突破东传过程中的性别桎梏，成为一种跨越社会阶层与地域界限的情感寄托。

原始佛教中的观音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创造性的转化：其形象从威严的男性菩萨，逐渐演变为兼具世俗性与超越性的女性形象。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唐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女性宗教参与度的提升以及民间信仰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敦煌壁画中盛唐时期的观音造像，呈现出丰腴柔美的特征；到晚唐及宋，“白衣观音”形象的普及，标志着该神祇彻底完成了从天竺原型到中国本土符号的蜕变。

从文化性别理论视角观之，观音信仰的盛行，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在“父权制”的文化格局下，对女性神祇的崇拜不仅是对主流性别秩序的补充，更是女性信众通过宗教仪式开展的一种权利抗争。这种微观层面的回应，在地方志、民间传说乃至节庆仪式中均有体现。观音女性化不仅是宗教艺术方面的审美选择，也是社会性别观念的体现。这一性别符号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对性别重新定义，而是结合本土实际对超越性力量进行的创造性转化，这也暗示出社会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本文的探讨仅触及冰山一角，观音女性化现象所蕴含的宗教人类学、艺术史与性别研究等交叉维度，仍有待后期展开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或许可结合物质资料、口述史与仪式实践等多方面，有望为理解中国宗教文化的独特魅力提供更为多元的解读空间。观音女性化及女神崇拜现象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宗教本土化案例的典型性，更在于它为我们理解文化传统中性别符号的变迁与建构，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参考文献：

- [1] 梁娟娟, 谢志斌. 生活、艺术、宗教：探究“观音女性化”问题的三个维度 [J]. 普陀学刊, 2023, (01) :94-108+300-301.
- [2] 曾丽容. 论洗夫人信仰的女神崇拜情结 [J]. 西部学刊, 2021, (16) :135-137.
- [3] 刘明菊. 从妈祖崇拜看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神崇拜 [J]. 世界宗教文化, 2021, (01) :131-138.
- [4] 焦杰.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妇女崇佛与观音造像的女性化 [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7, 32(04) :102-105.
- [5] 焦杰. 性别之因：唐代中土地区观音女性化的性别因素考察 [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6(12) :1-8+81.
- [6] 施传刚. 西王母及中国女神崇拜的人类学意义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1, (01) :119-124.
- [7] 于君方著, 陈怀宇、姚崇新、林佩莹译. 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23 年.
- [8] [英]麦克斯·缪勒著, 金泽译.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The Gender Reconstruction of Compassio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Feminization of Guanyi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and the Phenomenon of Its Worship

QIN Zhenyu*, ZHAO Zijun

(Zhuha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519040, China)

Abstract: Patriarchy exists as a dominant feature in the gender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 often obscures other dimensions within this system. Religious belief practices, as a reflection of social ideology, provide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to re-examine the gender system. The gender transformation of Guanyin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and goddess worship can be regarded as an entry point to challenge the traditional gender narrative. Based on religious studies and gender stud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Guanyin's gender transformation from male to female. By analyzing materials such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textual records, sculptural art, and folk tales, it reveals various factors behind Guanyin's gender re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a new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symbol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elief practices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ocial gender.

Keywords: Feminization of guanyin; Goddess worship; Religious localization; Gender symbols